

秦文君

儿童文学精品赏析

秦文君◎著 安武林◎评



南方
小方
柚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秦文君

儿童文学精品赏析

秦文君◎著
安武林◎评

南方

小柚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方小柚 / 秦文君著 ; 安武林评. — 北京 : 北京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 1

(秦文君儿童文学精品赏析)

ISBN 978 - 7 - 5301 - 2808 - 4

I. ①南… II. ①秦… ②安… III. ①儿童文学—长
篇小说—中国—当代 ②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赏析—中国
—当代 IV. ①I287.45 ②I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1444 号

**秦文君儿童文学精品赏析
南方小柚**

NANFANG XIAOYOU

秦文君 著 安武林 评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 :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150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1 - 2808 - 4

定价: 21.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秦文君

儿童文学精品赏析 Qinwenjun

序

preface

秦文君无愧于“中国儿童文学界大姐大”的称号，十八般兵器差不多样样精通了。小说散文童话样样精彩。她的文字机智而幽默、真挚而又生动，似乎心中有一汪泉水在荡漾，一荡就是三十年。那汪泉水当然是童心了。曹文轩喜欢用“柔软”两个字来评价一个人的艺术感觉和文学灵性，在我看来，他们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秦文君那种特有的女性、母性的柔软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那种体贴与呵护、那种忧患和关怀，会让人生发出许多感动来。我总觉得她的作品细细品读起来，会有一种清澈的透明的特质。她的作品是孩子们的乐园、孩子们的福音。从我阅读的世界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所获得的阅读快感而言，她毫无疑问应该享受

世界级儿童文学作家的殊荣。我觉得秦文君的三十年创作纪念，差不多也是她向中国儿童文学三十年交的一份优秀的答卷，而我们中国儿童文学的三十年因为秦文君的存在，也平添了许多光彩，所以，我们应当隆重地表示纪念。

——安武林

秦文君的文学创作已轰轰烈烈地走过三十年的历程。三十年间她既塑造了成千上万的读者，也塑造了她自己。她为中国创造了许多文学形象，同时也亲切而优雅地塑造了“秦文君”这个形象。

这是一个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作出重要贡献的作家。从她写作的那一天开始，似乎就是与中国儿童文学历史联系在一起。

作家无非两路人：一路，这个人总在前面走着，后面跟

着别人；一路，这个人总在后面跟着，前面走着的是别人。两路人，我们都要。两路人形成了一个格局，文学的格局。秦文君属于头一路。

三十年来，她在中国儿童文学领域，始终是一个标志、一个高点、一个象征。她以她成熟的作品，为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一种范式、一种参照。她的作品，往往都成为后来者模仿和借鉴的文本。她带给中国儿童文学的不只是一部一部的书，还有品质、风格、视野、新的途径。

我是一个在文学观方面比较古老的人。我更愿意接受契诃夫时代对小说的定义：小说是写人的，是刻画人物的。至今，我还是把刻画人物作为是否是一流小说的衡量标准。我更相信古老的标准，不太相信被各种看似深刻的理论加以阐述而似乎也很有价值的另外的现代标准。现代的许多文学观念是不可靠的。很多人吃亏就吃在对那些现代文学观念毫无保留的认同上。秦文君的基本路数就是：刻画人物。秦文君自己说，写作是特别有价值的事情，特别是一个作家的笔下人物能够活起来，这就更有意思了，非常有趣。这些形象，活在她面前，也活在我们面前，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很重要的乐趣。贾里、贾梅，还有小香咕等形象，都很珍贵。

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另一种幽默实际上是从秦文君开始的。但在秦文君这里，幽默并不是一种境界——由幽默而展现的智慧才是一种境界。真正的幽默一定是出自于一颗智慧的心灵。秦文君是智慧的，无论是做人还是做文，都闪耀着智慧的亮光。做人做到这一境界，做文做到这一境界，都是令人赞赏和羡慕的。

在亦庄亦谐的叙述中，她由始至终地坚持文学的基本面、基本精神。这既是一个不断开风气之先的作家、一个毫不保守的作家、一个心灵自由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个有坚守、有守望、有原则的作家。在商业化的语境中，能做到像她这样不卑不亢的作家，不多。像她这样对自己的事业如此敬重、认真的作家，不多。像她这样对她的读者如此热爱和真挚的作家，也不多。还有，就是她一贯的勤奋。正是因为她具有这一切品质，她才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中国儿童文学也因此拥有了更丰厚的精神财富。

——曹文轩

在这庆贺（秦文君创作三十年座谈会）的时候，我想文君一定是感到非常幸福、非常光荣的。这源于她写了许多好书，影响和感动了无数孩子，让他们长大之后还会记得“男生贾里”、“女生贾梅”这样许多让人难忘的形象。

我还猜想，无论写了多少好书、无论得了多少奖项、无论有多少掌声和鲜花，文君的为人和写作告诉我，文君的心底一定还会保持着一份平静。因为为儿童写出好书是需要这样一份性格和平常心境的。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大多是这样做出来的，都是辛辛苦苦、踏踏实实、平平淡淡的。有哲人说过：文学教育本身就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文君热爱儿童文学，也热爱孩子。当我看到她笑眯眯地和孩子们聊天的时候，当我看到孩子们这样喜欢她的时候，我忽然想，文君是把为少年儿童写出好书当成了一种信仰。有了这种信仰，她就可以体会到这种信仰给她带来的无比欢愉的感受，使她的生命充满了诗意和激情，让她把一切为儿童写作遇到的辛苦和艰难都当成了光荣和享受。

——张之路

秦文君
儿童文学精品赏析 *Qinwenjun*

目
Contents
录

1/ 南方小柚

69/ 天崇街3号

附录

236/ 秦文君主要作品列表

241/ 秦文君主要获奖记录

南方

小柚



我弟弟小柚一向不怎么喜欢自己的名字，说是柚木只能长在南方，况且还带了个小字，仿佛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他早就宣称满十八岁就改名，据说已选定了一个声势很大一出口就能镇住人的备用名字。

这种发誓要与众不同的男孩我见过不少，小柚并不算疯狂的。小柚的好友三根，一个长得像丝瓜一样细长的男孩，病怏怏的，还有个哮喘的遗传病，却说做梦都梦见自己成了中国的拿破仑，口气大得像说梦话。

小柚进初中前画过一张自画像，他在画中成了个健壮的硬派小生：抽一支烟，扛一杆枪，帽檐压得低低的，神态多少有点儿模仿万宝路广告中的男模特。

其实这自画像大大的失真，因为小柚绝不是那种奔放无羁的男孩，他有些文弱，容易害羞，不喜欢暴力恐怖影片。他亲口对我说过，爱打架的人往往智商不高，他说这是从一本书上看到的，爱打架的人冲动、凶猛，是因为他们不考虑后果，这一点，跟动物斗殴差不了多少，所以是较低级的。

他的意思是，他不爱打架并非懦弱，而是冷静、理智，与低智商截然相反。

我很欣赏他从不惹是生非，自从他初一下转到F中学之后，快半年了，我只例行公事般地去开过一次家长会；而我们的近邻三根，家长常收到名目繁多的去学校一谈的条子，被弄得晕头转向。

可我万没想到，小柚会突如其来地闯一场大祸。

这个坏消息是小柚的班主任刘逸霞托人带来的，记得那天天色

已晚，我正在家拆开速煮面往锅里倒，这时门外响起有条不紊的敲门声，打开后，是个陌生的男孩。

男孩也有十三四岁，留一头柔软的黑发，腿细而长，像仙鹤似的透出一种优雅，他微微喘着气，说：“刘老师请你立刻去学校。”

“小柚出什么事了？”我问。

“他打架了。”他吞吞吐吐地说，“听说过周炜吗？对手就是周炜。”

周炜？他是班内的知名人士，大个子，长得一表人才，据说成绩不坏但品德一塌糊涂，多少有点像业余流氓。我暗想，小柚一定是属于反压迫的类型的。我把速煮面推开，跟着那男孩去 F 中学，一路上我问起打架的起因，可男孩连连摇头，说：“晚自习时我根本不注意别的，那是学习的黄金时间。”

他的口吻自信、有优越感，多少带点拒人千里的冷淡。像 F 中学这样出色的重点校，浓重的学习气氛把学校弄得有些像大书斋，连低年级学生也沾上书卷气，让人听后多少有点发怔。不知晚自习时如果教室内原子弹爆炸他是否会留意，我心情沉闷地想。

晚间的校园，热闹如白昼，进进出出都是神色匆匆的，倒像个临战前的野战军司令部，刘老师在教学楼前安排了一个矮个男孩接应我们，那矮个男孩离老远就喊口令似的嚷：“范天增，李小柚的家长来了吗？”

“嗯，来了。”那个被叫做范天增的应道。

矮个男孩活跃地跳前一步，神态紧张地说：“刘老师让家长直接去办公室。”

我问：“李小柚在哪儿？我能先同他谈几句吗？”

“这个……”矮个男孩犹豫了一下，公事公办地说，“先去办公室吧，去教室也只是扑个空，保卫科在拍现场照片。”

什么？我的心陡地一颤：怎么像个人命关天的大案！我说：“出什么大事了？”

矮个男孩说：“范天增什么也没说吗？真是像保密局的。知道吗，周炜验伤去了，是李小柚一拳把他打倒在地的。李小柚的动作潇洒极了，出拳又狠又准。有人说，你们祖上有人参加过义和拳，有武功秘籍的……”

怎么一下子出了个拳王？还冒出个参加过义和拳的祖宗？我实在纳闷，动口不动手惯了的小柚怎会大打出手？怎么会把那高头大马的班中一霸打得威风扫地？这简直像是一个神话，让人觉得恍恍惚惚的。

在办公室亮得晃眼的日光灯下，我见到了小柚的班主任刘逸霞。她是那种貌不惊人但精力充沛的中年教师，在她脸上永远见不到疲惫，今天更是如此，只是她的嗓音略带沙哑，也许患有咽喉炎一类的职业病。

“李小柚有打架的习惯吗？”她单刀直入。

“以前没发现过。”我说。

“那么他是个打架新秀。”她揶揄道，“不打则已，一打惊人，他一拳就把周炜打倒在地，口鼻冒血，送医院抢救去了。”

“李小柚不是那种暴躁型的男生，”我说，“我想他不会无缘无故打人的。”

“一个小小的教室坐四十个晚自习的学生，摩擦每分钟都可能发生，关键是周炜受了伤，而且据说伤势不轻……”她看着我，扬了扬脸，“所以现在还不是讨论起因的时候，倒是在于收拾残局。”

“周炜住什么医院？我想去看看他。”我说。

刘逸霞松了口气，说：“我就是这个意思，走，我和你一块儿去。”

路上，我问起那现场拍照的事，她愣了一下，淡淡地说：“这事我不清楚。”

周炜住在红星医院观察室内，离观察室有十多米，就听见那儿传出一片鬼哭狼嚎声：“我要找李小柚算账，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他是我的克星……”

待见到周炜时，我更有一种很腻的感觉，那确实是个被宠坏的男孩，他长得骨骼宽大，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出几岁，脚大大的，蹬一双名牌的运动鞋，鼻子上包扎着触目的厚棉纱，但咧着嘴哭喊的样子却像个任性的稚童。

我们闯进去后，刘老师居然脸色平静地对周炜的父母说：“周炜可能是头一回受这么大的委屈吧，小家伙一向是很骄傲的。”

周炜的父亲说：“他现在思想疯狂，一心想报仇，这种状态怎么适合养伤呢？”

那个做父亲的穿着宽落落的西装，脸很英俊，但一脸正气，看上去像个好说话的老大哥，而他的妻子显然是另一种人，她长得很清秀，可神态中有一种掩饰不了的骄横，她插言道：“小炜无缘无故地被打成这样，别说孩子不罢休，就是我们家长也不服；小炜的

舅父说了，假若学校不处分李小柚，那么事态就可能进一步扩大。”

她的话中带着煽动性和威慑力，她的针锋相对和傲慢使我一时无法插话，只能问：“验伤单出来了没？”

周炜的父亲说：“现在只查出鼻子那儿有局部的软组织挫伤，脑电图的报告还未出来。”

刘老师连忙介绍了我的身份，说：“出了这种事，双方家长都很痛心。”

周炜的母亲也斜了我一眼，说：“你一进门我就知道你是谁了。听说李小柚跑了，要跑到北京他父母那儿避难。”

我说：“我还没碰到李小柚，但我不相信这说法，他不会走。”

这时周炜像颗炸弹一样跳起来：“他到北京我就追到北京。”

总之，这对母子像在上演《基督山恩仇记》似的，字里行间流露出要大动干戈的情绪。我很想给他们洗洗脑筋，可终于又觉得无能为力，于是就给了刘老师一个暗示：我们是否该走了？

刘老师笑笑，说：“你先走一步，我在这儿等校长，他一会儿就到。”

我对周炜说了几句安慰话，尽量做一个深明大义的家长，但我看见这男孩流气地白了我一眼，并且看见他母亲幸灾乐祸地笑了笑。

我匆匆告辞，走在走廊上，听见后面有人追来，原来是周炜的父亲。那个老好人对我说：“谢谢你关心周炜，他们正在火头上，请别介意。”

“没什么。”我说，“我倒是担心两个孩子之间的矛盾再激化。”

“是啊，”他点点头，“这对双方都有害无利。”

“校长马上就到，”我说，“我想在这儿等他一会儿，听听他的意见。”

他说：“校长已经来过了，不会再来了，你去学校找他吧。”

“听刘老师说校长马上就到。”我坚持道。

他笑了笑，是一种厚道人无可奈何的笑，然后他说了声回见，留下一个宽落落的背影。

我在医院门口的台阶站了五分钟左右，没等来校长却等来了走出的刘逸霞。与我打照面，她有些尴尬，说：“校长是忙人，不一定来。刚才我劝了周炜几句，让他冷静下来。”

作为班主任想单独同学生谈话这太正常了，我随口问道：“周炜没谈这事的起因吧？”

刘逸霞飞红了脸，在灯光下她的眼里闪过一种被人点出难言之隐后的恼怒：“我不会根据某一方的一面之词来做判断，这一点上，我做教师的职业道德是有的。”

我就在这刹那间意识到她是极重视这个意外事件的，想谨慎而又天衣无缝地发挥她的所有才干处理好这个棘手的事；但她的过于投入和不明朗又使她像一个难解的谜。

我赶到学校，不料扑了个空，不仅校长回家了，连小柚他们班的灯也暗了。走在回家的路上，远远望见家里灯火通明，这才开始感到饥肠辘辘，像有一年没吃饱饭了，甚至连速煮面都成了佳肴，很值得想念。

小柚已平安到家了，这是一切的一切。

我没做过父母，可当家长的历史已不短了，父母一向在北京工

作，每月往这儿寄两封薄信和一笔生活费，风雨无阻；外婆刚去世，他们就来了封信，荣升我为小柚的家长，说万一有大事，可拍电报去，由他们遥控指挥。其实，外婆在世时也一样不过问小柚在学校的事，小柚念一年级时，十六岁的我就套一件外婆的夹袄，打扮得老气横秋地去开家长会。

也许这份责任心让我报考师大，最终当上了主持家长会的班主任。

我摸黑走上楼梯，真饿得快昏倒，顺手就在门上插了几下，喝令肇事者开门。

“谁？”里面传出一个戒备森严的声音，仿佛一个从暗中闪出的哨兵。

“开门吧！”我说，“是我。”

里面一阵忙碌，似乎还有铁棒落地的声音，像是生死搏斗前的一番准备。

门终于开了，里面是两个嘴边粘着速煮面面糊的男孩，都有些汗津津的。小柚对他的朋友三根埋怨道：“看你草木皆兵。”

我立刻注意到门边横陈着一根铁棒，便说：“拿这对付谁？又出什么花样？”

三根直着细脖儿嚷：“我们是正当防卫，说不定周炜会攻上门来报仇的。”

我说：“如果他来，你们就准备用这铁棒敲他，像对仇人一样置他于死地？”

“别把我们看得那么残忍，”小柚嘟哝道，“不过是想吓住对方